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九
二十

13
841
10



13
841
卷 10

韓子解詁卷之十九

舊刊有五蠹第四十九
顯學第五十字

天正十五年
花房利次郎氏寄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五蠹

舊刊有第九字

原李光揚
舊目二字

原注楊慎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恠竒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
○通扁條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揚升庵外集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孫鑛曰勁而多波肆而蔽骨故論竒又難透是韓子之雋昔人與說難狐憤同稱當以今古立論張賓
王曰五蠹顯學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五蠹

一

上古之世也

太古

人民以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虺屬

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

虺屬

扁毒亦甚最大者爲蟻蛇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

林

氏東征賦諒不登櫟而極蠡兮注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

則居櫟巢引韓子無有字構作構以避以下作以釋居天

下號曰民食果菽殖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菽音則果切按貨

足地理志隋作窳以此推彼隋窳並合作菽正義注誤修務

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蠅之肉時多疾病毒

害之

蟬蛤蟬文選注引此腥臊惡臭蛤蝟也腥死而有血臊乾

而無汁也惡未敗而色

而傷害腹胃山云腹當作腸解老民

多疾病有

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

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

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燠化腥臊也管子黃帝作鑽燧生

火

茲以熟葷腥民食之無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准上文曰

燧人

燧人之選注脫而民悅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

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湯武禹

於當今之世者必爲

新聖笑矣

新聖笑矣新聖後來之聖人鳳卿曰天叙天秩之謂道制度

可知知天叙天秩萬世之則聖人相因不

是以聖人不期修古

能變革非子矣謂事曰道可謂誤矣

原旧注在不法常行常之行也論崔曰當世之事因爲之備

讀必論時世

隨事爲備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

耕復作更兔不可復得而身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評林修古

猶上古也

見孟子

為宋國笑御覽引此十一字單作宋人笑之○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

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

人舊刊作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陳思王遷都鳳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絳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

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等說話皆切

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蓋曰茨以茅覆屋

采椽不斲史記徐注一名櫟糲粢之食索隱糲稜也糲糲粟飯也

糲糲之飯糲糲魯葛友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史記麕鹿夏日葛衣

雖監門之服養監門抱關守門者不虧於此矣讀言不險於此也始

皇紀虧作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史正義爾

耜音初洽又耒耕禾之曲木耜耕田也股無脰舊刊作股史裴

肉也脰不生毛莊子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親自操

兩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之川非無脰脰無毛沐甚

如此山云莊子堯舜於是乎股無脰脰無毛雖臣虜之勞不

苦於此矣史記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山璠云當作

下文以天子對監門是去監門之養奉養而離臣虜之勞也

故陳本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稱美曰多言今之縣令一日身

及子孫累世絮駕原注言累世乘軒不使行也讀擁駕也山

孫及子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媿臘而相遺

以水風俗通引此相遺以水作買水云楚俗常以十二月祭

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原注谷水難得故

楚俗以八月漢志相遺也讀媿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如媿皆贈遺以水也增廣雅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蜡又曰蠟字曰前漢武帝紀太初二年春正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媿五日注如淳云音樓漢儀云立秋日獵伏犧曰音劉

劉殺也蘇林云祭名獵虎屬常以立秋日獵漢書律曆志禮儀

中立獵還以祭宗廟故有此祭師古曰續漢書律曆志禮儀

之禮曰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買原注澤者苦水故饑

歲之春幼弟不饑原注幼弟可饑歲之秋饑刊作疏客必

食疏遠之客非疏骨肉愛過客也訪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

入非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

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橐旅行資資也土橐非下也權

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

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答客難時異事

按世作時唐人避太宗諱世民也古者太王當作文王下處豐鎬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事之以皮幣徐偃王徐偃

今人表作徐偃王荀子注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

故謂之偃王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号

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人間訓陸地之朝者三十一國修務訓劉氏外紀皆同史

記周穆王滅之古史考辨其誤淮南子云楚莊王亦誤

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

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冤城

世異則事異

前意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

說苑云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禹將伐之舜

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

苗乃服

書曰舞于羽于兩階也共工之戰

右堯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下

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也荀子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注未詳又秦策載之注此游士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足辨讀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可疑案路史共工氏傳太昊氏沒傲亂天常竊保冀方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豈舜禹之後弘農別有共工氏與又案史句童生垂垂臣高辛為堯共工生噎鳴是為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帝先帝生玄氏玄氏乞姓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官則豈是欽鐵

鈗距者及乎敵

矢及君衣及至也八說注鈗鎡鎡甲不堅者

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鎡鎡中古以革非

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鎡鎡中古以革非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

物本中誤

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

爭於氣力三句說破古之事勢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

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墨子作此言之謂也評林誤

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墨子去門故偃王仁義而徐

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

欲不得行於二國矣鳳卿曰徐魯固無勢力以敵齊楚故用仁智僅至此非子失權也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急世也

猶無轡策而批本而御驛馬言不可制也說文驛突也正

此不知之患也急時之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五

視舊刊作非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或云何以六字當曰司寇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罷音樂也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

所舉先王也禮舉稱也恐譽之誤顯學譽先王之功忠孝篇

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舊刊無二字批本文有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父資其嚴君舊刊無雖厚愛舊刊有奚遽不亂如荀子豈

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

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二柄篇曰注效顯非恐脫以為治也林評

効古之行化不可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

法也先王勝其法讀言法令法勝仁也曰子理勝義焦不聽其

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明顯著也批本且民者固服

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威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

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說悅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

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南面君國

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顧友仲尼非懷其義句服其勢也君人

之勢不服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六

學者之說人王也不乘必勝之勢賞罰之柄而務行仁義則可以

王是求人王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原曰注則七十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其惡夫以父

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

改增猶言一毫不改也顯學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做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變惡為善也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趙本脫於字陳本有聽

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李斯傳注許慎云樓季魏文侯之弟

易牧者夷也夷平也山云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

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釋猶舍也說山

盜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專一而故明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七

也峭作峭同索隱峻也高也評林峻峭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讀羊也增裴注牂羊

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

夫世之陵遲亦久焉而能使民勿踰乎又見孔子家語故明

汗泥之中雖樂金百鎰索隱鎰美也凌稚隆云新鎰之金圓

說文鍊冶金也賈逵國語注鍊銷也說文銷鍊金也案金經

鍊鍊則益精好猶孟子兼金注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國

語鄒陽書並云衆口鑠金樂盜陌不撥周南毛傳撥拾原曰

而不撥言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或云手不撥百

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專一而故明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七

梁脫被

諸本脫明字今從只彙補之施賞不遷行誅無赦助賞之所毀
 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詳說當以舊刊無
 本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有功者宜賞今無功者亦
 以其耕作也賞之力作者而以其家業也家當作稼不知以
 其不収也言不見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不可収用也隱逸之士
 太公望斬華士今却赦彼以游民藉口許巢笑傲山澤是似高其避世之能也以其犯禁也舊刊脫
 罪之而多其有勇也彼行如朱家刺孟敖而不斬毀譽賞罰
 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舊刊作
 被侵必攻者庶也原曰注世謂之知友被辱知識交隨仇者
 貞也庶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私鬪熾而人主尊貞庶

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程當而吏不能勝也不事
 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
 兵弱而地荒矣以不耕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
 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有而字俠以武犯
 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當作
 日諸語之訛評林謂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
 劍養狐憤篇以私劍窮之故法之所非非與誅對八經非
 當作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
 而無所定讀言法度或上或下或左右四雖有十黃帝不能
 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

之則亂法楚之當作有直躬莊子直躬證父汜論訓直躬其

行直躬事出論語子路呂氏春秋當務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謂告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於君奉君之法也而曲於父報而罪之論囚日報讀聞其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山云疑指下莊從

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焦曰舉而加之上以是觀之夫父之

孝子君之皆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

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斷其利之異也而人王兼舉

匹夫之行舉稱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言不可古者蒼

頡之作書也呂氏春秋蒼頡作書本經訓注蒼頡始視鳥迹

又自倉頡制字說起乃無出生有妙也

者一也注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同文舉要公別作言

黃帝史官非古本環作管讀私古文作八八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自營為八音私八非自營之

義也八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八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也案環私見

人王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

察之愚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

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於上則必任文學習則為明師為

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

有政如此有政見論語有虞有政之有旧刊則國必亂王必

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旧刊無斬敵者受賞而高

慈惠之行斬敵國公利也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公立間賊 增信或筆 乘計鄭 際六書 韓字自自 營為八二 十三字

堅甲厲兵以備難厲厲同吳注利兵也而美薦紳之飾富國

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

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彊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陳深曰並

服事者簡其業謂軍事也事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

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梁

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

短褐不完者短當不待文繡寒者易為衣也茅夫治世

知知婦所明知者不用愚可以與知焉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

友矣故微妣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

不欺之士舊刊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不欺之

交無富貴舊刊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大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

明術之所燭也照也雖有田常子罕之臣弒逆不敢欺也奚待於

不欺之士待恐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

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謂官多而人不足官則治者寡

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也一專固術固守術

知知

案固恐當作
因或用字

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

陳本官
作臣

無姦詐矣

令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

理之
當然其用於行也

山璠云
多用字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

舊刊責作貴
評林作責

是以天下之眾

其談言者

言論欠文
山云談言可証

務為

只彙為
你於

辦而不周於用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

舉文英云
舉稱引也

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

山云歸
猶辭

聘也鳳卿案致祿退隱也
舊刊歸恐
當作爵歸贈遺也而兵不免於弱

兵不免

於弱此五字無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

亂國之術也令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

齊策可為
管商之法

注管仲商鞅商
管當作管商

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

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

孫武
吳起

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披甲者出也

舊刊披
作被

故明王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

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

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

之尊則人孰不為也

言人皆下
務耕戰而以
談孫吳修文學為事

是以百人事智

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為師

評林後流禍
李斯而
為焚書坑儒之舉

無私劍之捍

舊刊捍
征暴誅捍孫鑛

悍通以斬首

或曰恐
脫敵字

為勇是

山云恐
以字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一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
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之資既畜王資而兼敵國之釁
舊刊作豐通用隙也增韓策今疆國將有帝王之豐阮瑀代曹公書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超五帝侔三
王者必此法也令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稱惡當作構怨以待疆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從則有仇讐之患而
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強非以攻一疆也蘇秦合六國以攻秦類
而衡者事一疆以攻眾弱也張儀連六國以事秦皆非所以持國也今
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則舉圖而委地獻舉國之版圖請降效璽印璽也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鳳卿按據下文國地必改字

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崔曰國削當作國小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
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
而伐大則失天下六國也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王卑救小未
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恐多字未必
不有疏疏隙也有疏則為疆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疆則以外權市
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說客自得利王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崔云雖恐稍字人臣
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也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
之迂評云聽說舊刊有字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則作

霍說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一

當作十變

而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傲倖其
後讀言虛言以射利也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於舊刊作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
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管下五十字霍云當作大可以王小
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疆則當作能
攻人者也當有而字上文可証治則不可攻也治疆不可責於外舊刊
未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言不事攻伐也則不
至於治疆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故治疆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
失言所資者大易為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評林衛作
述篇上句
非
作急對
文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
舉史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是歲王赧卒
周民遂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汲冢古文魏惠成王如衛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
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信賞必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
歛以堅其城守此言自強之策誠可強國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恐脫於堅城之下淮南侯傳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
乎注頓弊之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注壞也管子頓戟一
戰頓與鈍同賈誼傳芒及不頓注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
弊越世家頓又接兵正義頓又築而使疆敵裁其弊也裁計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一

迂評皆
作如論
則則作
其或曰
為以訛

強敵乘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
其破也也謂由縱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
振也振救也民之故計讀猶言常計也故皆就安利皆避危窮
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
而必汗馬之勞汗馬之勞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
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託有威之門以避僭役而
上不得無居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百司庶府莫不各有所治增全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舍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
解舍言復除也按說疑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管子上
彌殘苛而解舍完則遠戰離行也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
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當作商
界工寡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舊刊迂評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
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讀云趣本勢而外末作評林彙函今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
也矣評林無也字商工有財姦貨財賈舊刊作姦得用於市
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出舉取足倍農耕之利一云倍而
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讀耿介之
也高價之民言買爵者也高當作商廣絕交是故亂國之俗
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注引作商賈之民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因也稱先王盛容服而
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舊刊二其言古者為
當作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四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見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注橫謂紀察之官得人罪

者也五官各有橫曰五橫也五官之禁豈此耶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涕靡

之財評林謂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陳

曰至此說出五蠹名曰揚升菴曰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友言總

顯學舊刊有第五十字顯學士之積學而有功也

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

原法真說南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曹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

事設譬說盡世情字々精神非曾襟開闊國事透徹如

此不可下筆陳深曰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孔丘也墨之所

至墨翟也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班固自孔子之歿也源遠

益有子張之儒史記顯孫師陳人字子張按有子思之儒藝

志子思二十三篇名伋孔子孫有顏氏之儒顏有孟氏之儒

魯繆公師或曰子思原憲字有漆雕氏之儒漆雕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附一當名軻鄒子思有仲梁氏之儒諸本

藝文志漆雕子十三有仲梁氏之儒古今人表仲梁子叙樂

正子孔察間恐孟子弟子五車韻瑞引此作仲弓即冉有孫

氏之儒恐脫公字藝文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

刊本陶淵明
集載甚多
誤

一本有道之
儒作以道自
居

指孫卿
子非
有樂正氏之儒樂正子孟子弟子古**自墨子之歿也**

有相里氏之墨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有相夫氏**

之墨一作祖夫鳳卿曰合作胡非氏以形似誤**有鄧陵氏之**

墨故孔墨之後儒今為八墨離為三聖賢羣輔錄云夫子沒

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簞門圭竇甕牖繩樞

併日而食有道之儒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

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道

諫之儒孟子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

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淨精微之儒三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

伎於衆此宋研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皆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此皆

獲已齒鄧陵子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陳本評林無後字旧刊有評林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

孔子墨

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空談無定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誠猶真也言空談無據不可用也

殷周七百餘歲

恐當作**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山璠云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古學湮滅無所參考憑信必其成述者自用之意也

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不能籌度而信用之而取據於他人者飾詐之誣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無參驗不能必**愚誣之學雜**旧刊作襍**反之行**讀或半法堯舜半雜

下文**明王弗受也**不聽用也**墨者之葬也**冬服夏服**夏服桐**

棺三寸服喪太平御覽作**三月世主**旧刊評林脫**以為儉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六

逋當作

禮之莊子說墨子曰桐棺三寸而無槨儒者破家而葬債子

而償債子而償四字据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御覽作毀

存骨立也極形世王以為孝而禮之禮者寵而夫是墨子之儉

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孔子之孝將非

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戾侈儉俱在

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增不色撓顏色

逃趙岐云人刺其目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言

反而曲則雖賤人尚懼避之若夫自反而不曲則雖尊貴無

謂子讓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世王以為廣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當

隨作說和以取不隨仇評林云不念旧惡必屬脚按謂不追隨

不羞囹圄不耻在縲紲之中見侮不辱莊子宋榮子猶

然笑之圓云荀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

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不為辱則鬪矣注宋鉞宋

子鉞音刑又胡洽反孟子作宋輕輕與鉞同口莖反漢志宋

息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勞禁暴

也世王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廣將非宋榮之恕也是

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以廣為是則專怒者為非也

而人主兼禮之謬矣故諸子橫議今寬廣怒暴俱在二子人

爭道而馳之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

今按爭競也新刊謹非子解詁卷之十九十七

常議舊刊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冰炭見家語致思寒暑不兼時而

至雜反之學不而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荀子注

亂乎言人主不能辨其是非而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讀言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今夫與人相

善也井子章云善等之誤讀就其所厚善之人而言之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

給者非力則儉也讀豐年之利獲收之多也增旁入言竹木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廢其業也評林作墮陳深曰設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

是棄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評林危邦不入不處軍旅評林亂邦不居不以天

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孟子曰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世王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人主貴其智能避危難

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

易民死命也讀言懸爵賞田祿以募民死也增繁詭使夫陳

也下效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

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趙本有世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八

地稅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學下
脫士字

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
評林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
而索民之疾作而以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舊刊作明古通讀言勵立
葛操參以名譽不為人所執操不侵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
之以劍有怨報之世王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增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子鄉黨自好者不為注自喜好名者也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
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鬪舊刊母不可得
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曹勇敢之士也○總結所養者非所
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史記引作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曹之士養下用下
並無者字○此四句一掃大主意且夫人王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

官而用其身舊刊官而作而官評林其言之當理而若非其
言安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讀幾察也察諸幾微如關譏不征之譏增山潘云期同左傳易幾而
與處久今如舊刊補久字而行不稱其貌家語子羽有君其貌與此合而史記乃云狀貌甚惡孔子以為材薄也蓋傳聞誤宰予之辭雅而文也閑雅
文章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
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
有失實之舌今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王之聽眩乎仲尼眩
也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史記其孟卯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九

之辨而有華下之患華下見秦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

史記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軍趙括括為馬服君之子此二

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增越絕書薛燭曰夫寶

呂氏春秋相劍者論劍色黃白堅物區治不能以必劍

能評林言雖區治善劍不

趙人善冶劍工也區音謳字又作歐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命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注越絕書曰吳有干將越有歐冶斷駒

馬趙策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獲秦傳

陸斷牛馬水截鶴雁山云又見韓策荀子強國則臧獲不疑鈍利而辨也疑鈍問恐

脫於字下發齒吻形容上有相字鳳卿按形上恐脫察字上

以下文例以上脫於字以上文比服下此脫而字餘傲

可與發齒

觀其末塗讀末塗謂馬疲之時也按謂乘勢馳驅時則臧獲不疑馬之驚良觀容服聽

辭言子初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

疑於愚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先試之州郡守令

延之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

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

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彊象人木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彊者磬石不生粟不毛之地象人不可使

拒敵也諸本脫石字喻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官當作官商讀

官者亦不耕舊刊作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猶言同

任昉代齊明帝表數譽一貫注莊子老聃儒俠毋軍勞顯而

榮者增合作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空言無夫禍知磐石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 三十

同刊下作石磬

官商謂以技工受俸者

家人禍知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庸入貢而臣評林言

以眼關內之侯必為關內之侯魏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

內而萬乘之王秦策作韓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

足以身執禽而隨諸御鮑注禽鳥小費也吳注執禽鳥服役園

謂秦族訓百姓歌詠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是故

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也按受制於人也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史記悍作格索隱嚴整之家本無悍而慈母

有敗子增呂子家答怒則豎子嬰兒之有過吾以此知威執

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恩不如威之喻陳深

恃待

世二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恃人之為吾善也什字見孟子奉吾之法而為善者至少也用人不

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言多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園之木千歲無輪矣

射禽者何也舊刊千歲自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

射禽者何也遷評喻民不自雖有不恃隱枯

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木山云多上有字鳳良工弗貴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評林賞罰不用而明王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原旧注適然而行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一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增為字句言善事之不可必者陳深曰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增句謂疑說誤則是論也增言說之而不能如其言也言以性命之說相論耳無益于事也論性命之不可如何者夫論性也陳本脫十三字增謂此四字注文誤入正文非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旧刊無人字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御覽引韓子曰如脂粉則模母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王急其助助當作功謂成功而緩其頌評林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

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旧刊你千歲下同若汝也彙函你千秋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讀聒誤增說文聒謹語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賞罰法度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讀者當作之增故事也飾邪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增剔讀為

或曰剔剔抉也剔首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二

迂評脫益

迂評別
上有而

此喻民智
不及不可
與慮始

一日尾石
唇之誤
皆上
人字

髮音替剃髮也。不剃髮則氣結故。不擿瘞則寢益。原旧注謂

致腹痛原注首病不治則加痛也。而潰之披。鬪必風脚案。正字通。擿副。擿孽通。韓非顯學篇。嬰

兒不剔頭則腹痛不擿瘞。則寢益注。瘞。擿也。以小兒喻愚民。

當擿剔以除其疾。勿姑息使養癰滋毒也。案諸韻書。旧本皆

不載獨正韻。賤補入屋陌逸字。謂。鬪副。有逼栢二音。未詳考。

擿。節俗副字。韓子雖如手改。你擿。不必信從。○吳任臣云。擿

數救切。音覆。見韓非子。增。擿注。你。鬪。或古字通。周禮。鬪辜注。

謂。披。磔。牲。必注。威。恐。滅。誤。字。云。披。鬪。倒。關。君。長。云。披。一。作。破。

漸滋也。剔首擿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

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剔首擿瘞者小苦而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脩刑重罰。

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

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

所以禽虜也。禽擒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

知悅也。原注謂民不悅也。○陳本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

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澆河。而民聚尾石。原旧

以擊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

謗。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與

吾其與之。山曰。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

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孫鑛曰

不尚儒。兩意俱有。

五蠹篇總評。迂評於題注下。

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而縱橫變

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喻中

有譬喻。喻中又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顯學篇總評

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分六截，亦是冰到渠成，未見篇注。景函為董思白之說。

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終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

舊刊有忠孝第五十一，人主第五十二，節令第五十三，心度第五十四，制令第五十五。

五十五字。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頭校

忠孝 舊刊有第五十一字

原注是篇，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虛談不可用。惟當以發本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遺孽。讀者審之，補陳深曰：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儻，讀者別具隻眼，評林曰：悍辯強詞，文勢如走盤之珠矣。鳳卿案：駁歷聖警策世王，此是老禪罵佛，詈祖之手段，恐其取名而忘也。

評林臣
下有者
也今謂
賢臣者
能明法
碎治官
職以戴
其君者
也十八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
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一篇大旨悉在此三句餘刪之可此篇恐後人贗作皆以堯舜
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又君臣
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
其君舜受禪為君則堯為之臣湯武為人臣舊刊脫為字而弑其主刑其尸史記
武王至紂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荀子云懸赤旆而天下譽
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
畜養也評林云畜止也非今堯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義而弑其君長貶駁堯舜湯武大謬此明君
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

尚通

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湯武為口實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定君臣之位父子之道也臣之所聞
曰臣非自謂也陳深曰此疑是對秦王之書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
下治二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是即堯舜湯武之道明王
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
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簡公之見
弑於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指子罕子宋姓詩必宋之子左
田常弑於子罕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賢亦非真賢故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繳轉上意記曰
見孟子咸丘蒙所誦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見難二原注造愁負也孔子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二

評林
下也字

評林
下也字

評林
下也字

評林
下也字

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孟子既辯其非孔子之言言於

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增墨子孔丘與其門弟子問坐曰夫

舜見警腹就焉此時天下岌岌乎就慨同楚葉汙明慨焉吳注

不安負莊子許由曰殆哉岌岌乎天下顏闔

曰殆哉岌岌乎仲尼趙岐云岌岌不安負

而有道者父固不得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舊刊脫

所以欲其舊刊作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

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

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必

耳豈得利哉焉置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不願執退而不為家錄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則不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

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

亂術也警瞍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增殺之放父

殺弟不可謂仁此戰國矣傳孟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

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或曰信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

其父疾其母妾猶云婢使也費誓臣妾通逃孔傳男曰臣女

尚云太上未建上皇之號故戰國有此誣論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三

絕嗣而外矯於君矯直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指關龍逢流於川谷不避踏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吳子晉類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是當世之所為謂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莊子列臣以為恬淡無用之教也無實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數術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原脫此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原脫此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徐鉉曰競一競取父之家兒弟長也欲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

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字恐是誹謗其君者也山云荀子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知上補入字看舊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功闕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史記始皇廿六年今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曰黔首注云黔亦鷲黑也鳳御案始皇十四年韓非入秦遇害而黔首之名立在此非歿後十餘年則此篇為後人實作無疑猶管子載西施之類並其破綻實愧容蠢愚原注見讀勉密勿文莫皆同注非增莊子愧乎忘其言也密々曰寡人蠢愚冥煩蠢蠢誤山云日子審分夫說以智通而故實以愚愧靈樞本神志意愧亂智慮去身音釋曰愧音悶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訥智慧評林儼薄訥不通也智慧小術也增儼訥巧慧細察之義

荀子鄉曲之儼子注方言儼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小術之子也淮南王傳為中訥長安徐注訥伺候米察也欲自用

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

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刑赴難罰

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不以天下為意讓之而不受也

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已有天下而無以天為樂受之而不辭

也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疾者盜跖是也此

三者殆物也讀危事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舊刊作為二者誤為

量法度賞罰為中人設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為中人設教始

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大平當作上太上之類之士不可以賞

勸也天下大平當作下大下之士謂盜跖類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多為字

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

矣故世臣舊刊作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衍侯字言從者

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

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

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

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內治國政而制外敵耳

人主舊刊有第五十二字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鳳卿案是亦實作原

迂評作
今夫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近習大威也舊刊
親也至擅權勢而輕重者而窮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輕重邦典有度備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貴威左右大臣互文也大貴則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瓜牙也向舊刊而使虎豹失其瓜牙則人必制之矣則不能勝人而為人所制矣論見二柄今勢重者人主之瓜牙也君人而失其瓜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瓜牙於子罕簡

制當作

公失其瓜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歿國亡宋君為子罕所殺齊簡公為田常所弑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齊簡之過也並舉國名謚此文不拘如此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賢與當途之臣權臣不相容也已見和氏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營其私也管子兼上下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秦策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還讀為環注還反顧也恐誤荀子不還私不友君亦爾又云比周以環主左右近習朋黨比又云比周還主注還繞也山云環互作環左右近習朋黨比周周合以制疏遠臣外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得其議論以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有術即有術之士陳深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六

推考稱量也

屬數之屬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
 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能蒙灰亡之危而進說乎蒙犯也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刊
 作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
 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
 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原注俠客也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
 宦之士原注遊說也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屬囑託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旧刊作知狐憤同聽用之必言苟或有聽賢者之論而聽之入因與
 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因人字倒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
 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類薄疑之毋信蔡姬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
 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吳世家賜子胥屬鏹之劍以必索隱劍名見越絕書
 正義屬音燭鏹乃于及圓謂屬注通用鏹縷假借注縷毒淬之劍血注一縷則人立灰也評林俱見前此三子
 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灰亡之患者主
 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旧刊有於字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
 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
 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旧刊有第
五十三字

原注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而陳陳深
偽書多類此孫鑛曰瑣語體精於八經劣於揚權陳深
曰此後三篇體裁各異腹中蓋有奇碎也危側趣
詭不欲人人知之者讀亦不可以時目觀之

飭令則法不遷讀言法度一定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

以善言售法讀善言仁義之言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

言讀多虛行法曲斷讀斷決委以五里斷者王原注法必參

斷之速也斷謂定其罪也旧注能參以九里斷者疆旧刊既

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宿治者削原注宿治停閣不斷也旧注以

武七十里百里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眾

末謂商賈農民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懈則姦民勝

必以其力讀言任官役使必以納粟也猶言買如握粟

所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則震增震勵也山

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蓋本于此則震云農字誤

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原旧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

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

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鳳卿曰威其國無

敵國原本陳本無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有者

塞增見者謁于君者有塞與無當相反中庸不變塞焉注塞

猶實也鳳卿曰塞限也謁君者必謹省已奏君者必謹不

妄此謂以智出治旧刊出以言去言或曰去以功與爵者也

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

不攻必當當下恐朝廷之事小者不毀言雖小事不敢毀

動干戈而當自來朝廷之事政也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僻議不得於不

得以相干也議非在其位不是謂以數治數法以力攻者勇戰

也此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謂虛言攻也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難易對文增其能勝其害當係輕

其任而道壞莫懷合作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乘兼之

負乘本易不得文義謂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增作明君

于傳寫誤耳鳳卿按明使下文云重刑明民大制使人是或云明恐當作辨故莫訟原注怨惡平

使士不兼官故技長原注任用專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原

賞罰明故不爭也此謂易攻讀為行文鳳卿曰重刑少賞上愛民民

次賞多賞輕刑原注輕上不愛民民不次賞利出一空者賞

罰出由君原注空音孔隙也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

一隙而出也○一空猶言一奎也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

二隙則分矣○一空其兵半用利出一空者原注民不

守管子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調出三

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一孔者王二孔者唐柳芳論民疾事曰管仲曰

為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唐柳芳論民疾事曰管仲曰

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尊中正立九尺卿有異政家有競

出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尺卿有異政家有競

心此出二孔也故強階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

政順於上入亂於下重刑明民謂信於民也大制使人

則上利讀言重其刑罰明喻於民大其刑重其輕者輕者

不至重者不來原注刑重則罪之輕重此謂以刑去刑罪重

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原注刑輕多犯政事生增此謂以刑致

刑其國必削

心度

舊刊有第五十四字。據古法魏于。心度意。詭文亦詭。二冒便見主意。

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讐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

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

無功者以姦受利。蓋民非刑不肅。實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

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

功。嚴刑則民親法。

言安於法也。

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

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

言服民心於戰也。

禁先其本者治。

或云禁先倒。屬兵戰其心者勝。戰其心為上。戰其兵為下。

夫用兵之道。攻心

聖人之治民也。先治

者。疆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

商君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疆不

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疆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問。其所以立異也。

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

明王操賞罰一法度。則上位重。國民治。

故法

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

舊刊首作自誤。增中庸。知風之自謂所由生。

夫民之

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必塞。

上下之情不通。

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

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

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聖刑開脫。故治民者。其字。迂評無。

山世璠曰。蜀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戰為下。兵戰為下。水引韓子文。

迂評無也字
我當作

也
關猶用

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因時轉移不膠治與世宜

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

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

移而禁與治變能越越當力於地者富能越力於敵者疆疆

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開民以賞塞民以刑塞其姦者必王

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治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

而治之者削治也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與故賢君之治

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

好力者好力者謂出其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

不事力而恃私學者游說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

故立國用民之道也閉外謂不使敵國謀我也塞私而上自恃者

王可致也禁令行於其國施及天下王業成矣

制分原注大得意則人大笑之旧刊有第五十五字

原注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白功罪分明也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

字亦奇譎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

於天下者也字十九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旧刊刑則必嚴

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

失事實且夫效力者謂致力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效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

迂評作

刑罰上掌好惡掌司也原注以御民力御治也事實不宜失矣

宜字行一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

也言惟為善而不知其法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

宜勢分刑賞為急原注分別功罪也案欲治其治國者莫不

有法然而有存有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原注不分謂治

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別也原注分有時日持當作獨以異為分

并子章云誤以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察明也明獨分也

原注獨斷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言賞須

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

為勢善以字倒置與商鞅之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理也關通也通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

者也原注規即下文闕意謂相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

而已原注同里有罪罪必相坐蓋里蓋與闕禁尚有連於已

者連連坐也增尚賞省文不告姦理不得恐脫相關闕誤掩

其身不違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字惠曰闕者多

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原注民互相告過者免罪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或云誅如此則姦類發矣發發不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原注任保也同里相保夫治法之

至明者任數原注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山云當

作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

因誤

而弗能圍禁者通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虛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功之

法度曰畸功循約謂畸功之脩飭過形之刑通用作於言者難

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原注貳幾貳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

功也臣過之難見謂奸臣過度不可者失根也海保崔曰畸

可刑也過形失根也則可刑也未見可賞者故循理不見虛

功賞字疑而失既失刑於姦功又失於失根也則二者安得

無兩失也原注兩失謂是以虛士虛名之士增立名於內而

談者說客為畧於外原注姦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徒

也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

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二當作貳原注功故實有所

不字恐脫至而理失其量原注量稱量之法量之失非法使然也

法定而任慧也原注任慧即作聰明也○圓謂法有一定易

慧則巧佞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失其先務原

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

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白明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十三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迂評采史記秦策李斯傳子瞻子由二論楊慎辯作附錄陳明卿

本趙如源本因之今刪去李斯督責之術條移二蘇楊慎論於總評中新增徐師曾參定說難孔鮒答武臣辯王應麟解證桓譚新論葛稚川等言以備參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起儀甫纂述

韓非傳

史記○原本兼收舊注煩重多誤謬今為刪落更取古文折義史記論文評語間或下箋注以警初學得知古文步驟而參說難篇異同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謂申商之學漢是錯傳學申商刑名

於張恢刑形古通主道篇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楊權篇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是也定法篇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著解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語詳末局

而善著書

論文應著書

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論文傳後

廷評疾
字貫下
四十字

死于李斯先出李斯相照非見韓之削蒞數以書諫韓王安韓王不能用

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傳作勢持勢字

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見外儲說右上傳

而加之以於功實之上論文述

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尚虛名異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論文即上意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論文應著書欲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

自脫論文未出說難先說難曰凡說之難迂評非吾知之有

以說之難也折義知事情之當否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也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

折義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其一○這一種人比前二種更

難與言在今日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求前二種人亦不易得可發一歎論文三比應前三比而末比則兼兩義法

變此之不可不知也

折義結上文論文點知字作一束

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

得着的

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

折義有意

而暴其惡

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凶

人不以為德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折義交淺言深不能見功適以取罪

夫貴人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折義嫌於奪人之功彼顯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他故

論文他作也故字屬下誤

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折義

嫌於破人之私

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

謂所

遂事不諫類折義勸阻大拂入意所以取怨○已上身危六

段即下文所云甚者為戮之意論文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或

長或短或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聞已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營權

折義論卑賤之長似嫌於陰賈官爵

論其所愛則以

為借資

折義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類駟忌以鼓琴見齊威王之類

論其所憎則以為營已

折義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說秦先以帝王道試之之類

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

折義

略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

折義厭其過詳鳳卿曰不順事陳知上多字上並折為字

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折義鄙其過恭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

折義

病其過縱○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薄者見疑之意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

折義又總結其難論文又點知字作第二束

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

折義飾糝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覆也所醜所羞恥也此又根上文所

說之心而分折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恥處也論文前兩段俱以知字結此以知字起變法彼自知

其計折義智同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

敵怒之折義有敵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

概所以平斗斛猶俗言兜頭一蓋也○三句皆云飾敬滅醜

心邪徐廣曰一作濼音同索隱曰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

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折義併所同者有與同失者則飾

其無失也折義併所同者亦滅其所醜五句又進一氣滾去大忠無

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折義起乃後申折義其辨知焉此所

以親近不疑折義如此始得人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辨

之難以有所申知盡之難也折義謂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

其辨知為難也

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折義飾其身謂取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折義

即曠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

篇首橫佚能盡句來言非敢能盡之難必得其所所以當盡之

時為難也論文以上俱交淺言深所以蒙禍此則交深而言信矣此一段方正說以下又以譬喻作奇峯伊尹為

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折義于作於必聽於上之

與而自已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汚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折義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

尹百里奚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亾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折義進說而起人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折義言子言其親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己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折義

進說而犯人之忌者此其一證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折義此段證上文不知所說之心二大段言進說者當知

所以自處論文連出三喻恐排比難看故中間一閃以間隔之仍借知字作一小東昔者彌子瑕見愛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

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母之故而犯刑罪禮注故謂疾也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鳳卿曰念當作食折義進說而遇所愛之主此

有恐見字誤

其一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

嘗食我以其餘桃折義無其字進說而遇所憎之主此其一證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文又自作一解繳完彌子一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折義此段證上文文飾敬滅醜一

辨知不然鮮不取罪論文此總收上三喻繳束通篇意義已盡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

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論文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未及又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論文偏不接說難曰嗟乎寡人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折義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

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入主之心則求谷難第三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投則見信難第四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入主之得諱入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庖廚蒙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父關其思不善處知明明逆合之難為二難三段實證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為四段實證末段以龍為喻嬰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徒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者然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鬪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恨坊註紕繆相沿悞人不得指出正之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論文應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論文應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

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恐亦其詐術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

又帶出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公孫弘晁錯輩皆崇申韓之學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論文激還前不能自脫數語目矐照映太史公曰

本書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論文四論三脚以老子作主仍歸到老子結

參定說難文體明辨曰說難有兩篇其一見韓非子意足而文煩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

本參定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
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而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而以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
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
者身危。顯有所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
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其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
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
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彊以其
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
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嚮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己。徑省其辭則以為不智而屈之。汎濫
博文則以為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
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內音納

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其心有高
而實不能及。則為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矜以
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
佯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
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患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
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
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
然後極其智辨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庖
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主。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庖虜而可以振世。此
非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父爭
而不罪。則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
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亡。遂不備。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
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亾。其財其家甚智。其
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參定說難

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
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
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
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姚賈譖殺韓非

四國為一燕趙將以攻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靡為之
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姚本國策
史記注引
並知作
短

下君上恐
慮其字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劉本舞姚賈辭
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
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
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
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
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
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
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

曾庸即
字備不
恐北誤

曾南豈本
非下有於
字

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
關龍逢紂聽讒而殺其忠臣比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為老婦所逐朝歌之廢屠不子良之逐臣子良不用棘津
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一無南陽人字
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
五牟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未而勝於城
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使若下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
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策於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李斯督責之術李斯曲稱申韓之激論以媚秦二世固不足錄 史記

韓非非聖人辯 孔叢子

鳳卿曰朱元晦云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今讀其書出後人之手無疑然稱韓子曰聖人却知漢魏推用韓子不如後世一槩廢之也故錄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古今人表云孔鮒孔穿孫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持
久歷遠，遇姦勸善，韓子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
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
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
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
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
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
後有功。韓非書曰：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

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
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
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
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忤意。是則世多好
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
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
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
精也。

王應麟曰：高赫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矣。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曰：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寧子曰：楚

平王有士曰楚侯晉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
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辨又曰晉平
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
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座於屈建屈
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
聞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上書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
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新序楚
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
同時鳳卿曰古人紀述之謬後生孱入之誣何啻韓子以
一廢百先修所戒我恐後學蹈此轍卒廢洪功荀摘其小
瑕捨其百美雖六經尚可議良史如班馬其紀述之謬數
蓋有味此宜焉

斥韓子

淮南子 泰族訓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
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今商鞅之啓塞商子有開塞篇申子之三符韓
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
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
可以庸弦高誕而存節誕不可以為常

賢難

王充論衡

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誘以刑之韓非明治於韓王

歷駁古人雖賢聖不避然其許非子如此可味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

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
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罪錯雅為景
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二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漢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

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鳳卿曰：京房之寃，晁錯之斬，一以

衛身何術之反也。世有為比于正成之所為者，有為藤房箕子之所為者。臣道何倚一塗治亂雖殊，今猶古也。憂國焦思，略血發疽，今之比于正成也。獻替不容，辭職杜門，今之藤房箕子也。志士之憂國，不顧身固其所也。若堂谿之規，王充之論，亦是和泣之一端也。不帝為世主發也。故抱朴子云：孫臏思騁其秘畧，而司馬則之；韓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噫！

抑老莊揚申韓

抱朴子

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為政無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拌瓦截，無救朝饑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遠落迂闊，譬猶于將不可以

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

明二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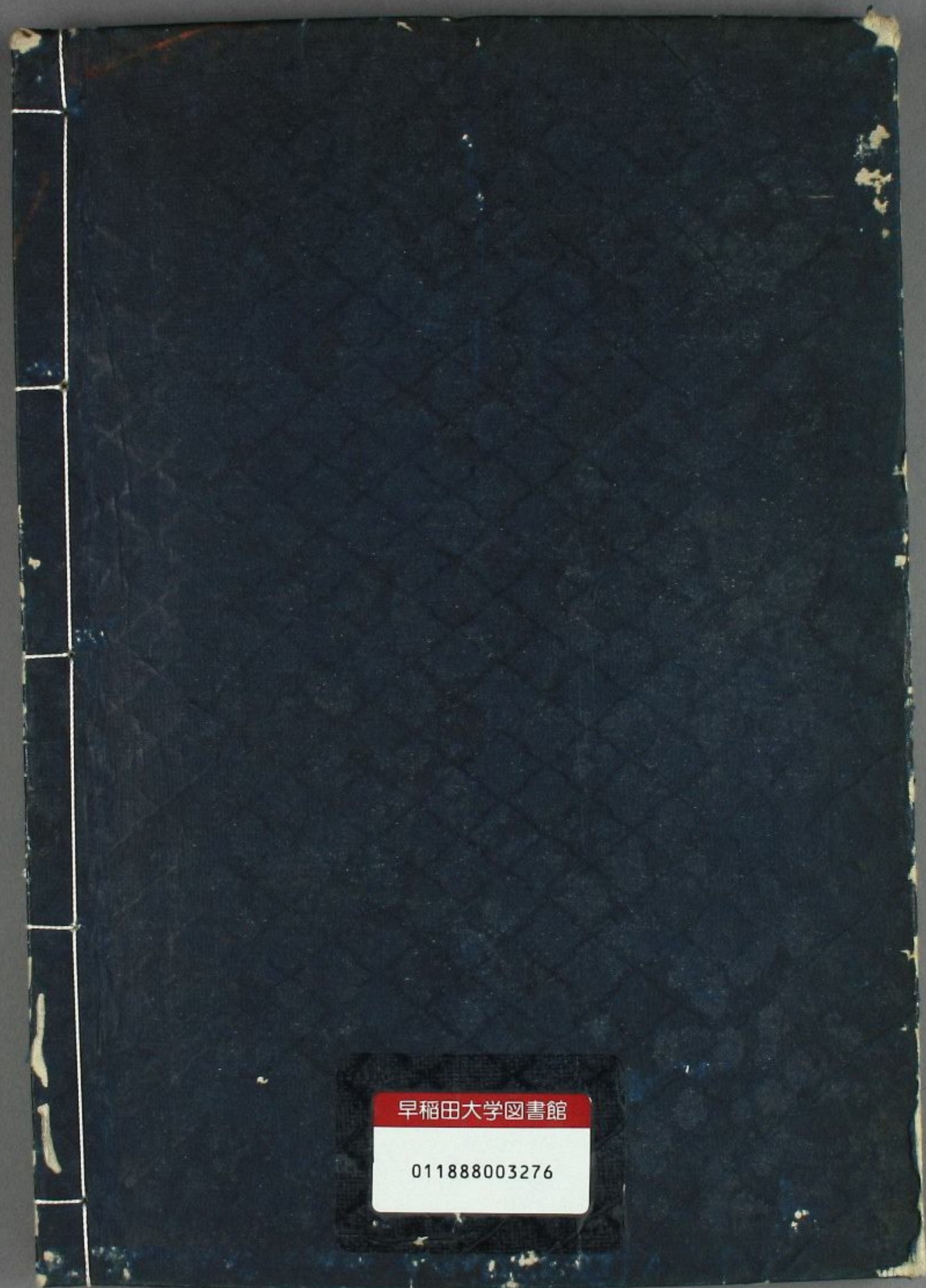
抱朴子

二儀不能廢春秋，而以成歲。天地尚有春生秋殺。明主不能舍刑德以

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

非懦弱所能用也。唯明主善操二柄。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儉吝所

能辨也。項羽印頑失衆心。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276